



月亮地儿

尚书华

小的时候，特别盼望有月亮的夜晚。不管是春夏秋冬什么季节，只要看见月亮从山岗上爬出来，就会感到莫名兴奋，欢欣惬意地享受月光普照大地的安静美好。

明若白昼的月亮地儿里，我们这些孩子是最开心的。

吃罢晚饭，不论男孩女孩，都会像鸟儿一样，快乐地飞出门，各自唤着对方的乳名，集聚在村街中心。借着朦胧的月光，你躲我寻，我藏你找，追追撵撵，打打杀杀，尽情地疯闹游戏……

月亮地儿里，不仅孩子们玩得痛快，忙累了一天的大人们同样悠闲自在。男人一伙儿，女人一帮儿。男人这边，或坐或蹲或站，自顾自吧嗒着烟袋，好半天没人吱声言语，只有烟袋锅里的火星，跟天上的星星一样，忽明忽暗，眨眼的闪着亮光，好似男人之间的一种默契。女人那边，时不时地就会哄起一片笑声，那笑声肆意纵情，让整个村子都为之一颤。

此刻，村子里几乎见不着灯火。家家户户都不掌灯，月光就是灯光。

尚有白天没干利索活儿的人家，仍在借着月光继续忙着手头的活计，劈柴、担水、推磨……月光帮了他们大忙，让他们不再为天黑干不完活而焦虑。月亮地儿像似把两个白天连在了一起。

那时，月亮地儿似乎是一种资源，会被充分利用的。

冬天，有月亮的夜晚，皑皑白雪与皎洁的月光交相辉映，让夜晚变得更加明亮。有勤劳的人家不肯白白错过这大好夜晚，于是，召集起家人，拉上爬犁往自留地里送粪。明净的月光下，一家人映在雪地上劳动的身影。孩子们大多不打怵不厌烦这项劳动，甚至有些喜欢，因为把粪送到地里后，归来时，长长的一段坡路，可以让他们享受到父母带着他们放爬犁的天然乐趣……

春末，最误不得的是稻田插秧。赶上月亮地儿，好多人家都会把晚饭延后一些。哪怕在田里弯了一天的腰再疼、身子骨再累，抑或有蚊虫叮咬，也强忍着，借这难得的月亮地儿多插一捆秧。多插一捆儿，心，就多踏实一分。毕竟是农时不等人啊！

落进水田的月亮，被一只只插秧的快手搅得银碎银碎。

夏末秋初，麦子熟了。何时动镰，必须把时间掐准，早了，麦浆没上足，籽粒不饱满；晚了，头伏一过，就会耽误萝卜下种。合适的空当儿就那么几天，若能逢上一个大月亮地儿，是再好不过的。庄稼人不惜力气，月亮地儿让他们把一天变成了两天。

磨得锋利的镰刀在月光下刷刷飞舞，接着是一片倒地的灿灿金黄。

到了中秋，月亮开始变得又大又圆。这是因为秋高气爽，空气中少了湿度，月光朗照，一地清辉。

此刻正是五谷登场之时。月亮一样圆的场院犹如一个偌大的聚宝盆，装着全村人一年的口粮。对农民来说，粮食只要没进到仓里就不能叫粮食，叫庄稼。庄稼都拉到场院了，玉米、高粱、谷子、大豆……垛得像一座座小山，围着场院兄弟般比着高矮，等着主人把它们由庄稼变成粮食。

这时的月亮地儿会被认为是老天爷的恩赐。月光下，晚风中，社员们用开脖子悠打连枷，一木铤一木铤地把带着籽粒的秕谷撒向空中，由风儿将沉重和轻飘做一次分离了，就此庄稼蜕变成了粮食。

八月十五，自然是一年中月亮最大、最圆、最亮的一天。纵然是场院上活儿再多、再忙，这个晚上，也要把活儿先放下。回到自己家，把饭桌搬到院子当中，摆上几个小碟。碟中放上月饼、西瓜、葡萄，全家人坐着板凳围在一起，静静等待月亮从山后升起来，将第一缕月光落进自家小院那份欣喜……

五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往日乡村夜晚月亮地儿的情景，已成为一种久远的记忆。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土地还是这片土地，村庄还是这个村庄，只是模样变了。房子变新了、街道变宽了、院落变规矩了、篱笆变成墙了、种植收割变得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新农村建设，让村庄变得今非昔比旧貌换新颜了。特别是村街两旁的光伏路灯，靠白天太阳能蓄足了电，到了晚上，一亮一个通宵，把整个村子照得一片通亮。村里的大人孩子们再也不用像过去那样盼望月亮地儿了，夜明通宵的村街路灯，天天都是月亮地儿。

金桂飘香，菊花绽放。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中秋时节。此时，女儿早早给我送来了几盒月饼。望着包装精美的月饼，我的思绪荡起了层层对月饼的怀念之情……

记得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个中秋。儿时的我放学回到家里，不知深浅地问正在蒸“菜团子”的母亲：“娘，别人家都买月饼了，咱家啥时买呀？后天就要过八月节了。”娘看了我一眼，笑了笑说：“急啥呀，不是还没过节呢吗，小猫，等着吧，过节一定让你吃上月饼！”其实我问过后，也有点后悔，娘手里哪有钱买月饼啊。但听娘这么一说，我还是高兴地跑出去找小伙伴玩去了。

中秋节吃晚饭的时候到了。娘满脸含笑地招呼我们姊妹几个：“先别用功了，过来吃月饼吧。”听说吃月饼，我们放下手中的作业本，齐刷刷地围拢过来。月饼在哪呢？说来也真神奇，娘就像变戏法儿似的，从外屋端过来一个盘子，“吃吧，看娘做的月饼好不好吃！”只见盘子里摆着六块圆形的、金黄色的月饼。月饼皮是用玉米面掺上少量的白面做的；馅是红豆的，还放了糖精；月饼的个头与商店卖的差不多，那是娘用小碗儿扣出来的；月饼上面还用麻棱（青麻的果实）压上了一圈花纹。村里的大人孩子们再也不用为娘的精湛手艺叫绝。一人拿了一块，都舍不得吃，一点一点地品味。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样式最美、味道最好的月饼！因为这是娘亲手做的！

后来，我参军去了辽南。当兵第二年的中秋节是在驻地附近的八一水库抢险工地上度过的。那年的雨水特别大，水库里的水超过了汛线，我所在的部队奉命连夜修堤。指战员们冒雨搬运砂石泥袋，奋力与洪水抗争，连吃饭都顾不上，早就把中秋节的事忘到脑后去了。就在这时，当地生产大队的刘书记带领十几个社员，来到大坝给我们送月饼来了！直到这时，战士们才意识到今天是中秋节。看到老乡们浑身湿透的衣服，指战员们心里都很过意不去。老乡们把月饼硬是塞到我们手里，“快吃吧，为了帮我们，你们连节都过不上，吃块月饼还不应该么！”还能说什么呢？大家接过月饼，狼吞虎咽就吞进肚去了。虽然没有看清什么牌子，匆忙中也没吃出什么滋味，但是，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最香甜、最顶饿的人间美食！现在想起来，还回味无穷。

岁月荏苒，时光如梭。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也进入了花甲之年。女儿也长大成人，独立立事了。除了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之外，还业余开了一家烘焙店，生意说不上很火，但也开得津津有味。这不，要过中秋节了，女儿特意加工了几款我喜欢的老式月饼，什么五仁馅、青红丝馅的呀，还有白糖馅的。同时，没忘记给我也加工了几款新潮的广式月饼。望着散发着香气的各色月饼，我的心中不无感慨，是啊，时代进步了，月饼也进步了。何况这月饼里包满了女儿对父亲的一片孝心呢！今年的中秋节，一定美美地吃上几块色香味俱佳的月饼！

圆圆月饼满满情

贾玉新



收割月色 [外一首]

胡卫民

八月中秋，农忙季
从晨光熹微到月亮飘起
到星星冒泡儿

最先入秋的是水稻
一束一弯眉
一束一小辫儿
月光的温柔和丝滑
把时间都稀释模糊了

对于那些还不飘落的树叶
和割稻也戴着耳机
不知跟谁谈情的后生
涌动的稻浪、流泻的月光
以及秋虫的鸣叫
并无意去打扰

最后还是当娘的理解月色

——时候不早了
你看这孩子
心里已长出梦的草……

今晚夜色美

少小离家几十载
今晚中秋夜，终于闲下来

携妻去到河边看流水
蛙声变淡，水声变浅
时光还没露出小石子
几多往事浮上来

先人居天上，后生忙远方
此刻我岸边坐下享清凉

忽有鱼儿起波浪
圆月水中漂又荡
妻说今晚夜色美啊
抬头天上看，不觉眼汪汪

思念

马丽辉

墙角最后一朵蔷薇花
凋谢的时候
思念
已经从花瓣中开始漂泊
我每一次经过
都会听到风吹出沙哑的声音
似乎
这一切都是从一位母亲的怀抱说起

母亲的饭菜
总是喜欢和中秋连接
卷绕在舌尖
像家乡流淌的小河
从不干涸
唾咽了半截又哽咽
我发现母亲做的月饼
像月亮
在我生命里漂过

中秋的月亮照在窗上
周围没有一块云朵
大美大皎洁
缕缕银丝注入了万家灯火
楼对面那扇窗的窗子
小女孩跳跃的笑声入了夜空
召唤出我的孤独
像钢针
扎进心窝
使劲地撕扯着我的泪花洗刷思念

我的心开始坠落
坠落到曾经的老屋
和母亲居住的银河
而月光捕捉了
思念中的悲欢离合

故乡 [外一首]

高森林

把酒斟满
今夜我在异乡
在月光席上
故乡
我敬你一碗

漂泊的儿女
用汗水圆着
心中的圆月
在这相聚的时刻
故乡在守望里
没举杯
已泪眼双流

还没有孝敬您

故乡那淡淡的清愁
溢出酒杯
我低头
风过耳畔
是那故乡的声声呼唤

村庄

中秋之夜
蛐蛐的叫声布满凉意
圆月洒下的皎白清辉
让异乡的游子
双眼结满浅愁
话语溶入酒杯

让情感沉重
月下故乡
思念落在每一个角落
干净小院儿
牵系游子之心

夜风拂起故乡的白发
田野里
成熟的气息弥漫

今夜月圆时刻
有多少思念的心
急匆匆
赶回这月光铺满的乡路上
……

秋风挥动手臂，擦拭秋天
原野之上，翠绿在走向金黄
一列白色的火车消失于傍晚的视野
归心似箭，载满归来的游子
秋天啊湛蓝深远，能够看见
月光正悄悄地圆满

朦胧让夜色布满幻觉，流水声
细腻而清澈，仿佛触及甘冽和波纹
看不清族群的候鸟在河岸旁歇息
长路漫漫，翅膀下，翱翔升在梦中
流水啊晶莹剔透，能够看见
月光正悄悄地圆满

山峦起伏宛若母亲的胸膛，摇曳
动感的树影，是她浓密飘荡的黑发
在她怀抱，无数生灵的幼崽儿

已入睡，它们袒露着各样睡姿
生命啊安详舒展，能够看见
月光正悄悄地圆满

村庄不安静，黑夜的静寂里
会传出婴儿啼哭或新婚燕尔蜜语
以及偶然的大吠
清晰中
音阶啊低高清白，能够看见
月光正悄悄地圆满

小城的灯火已闪耀成霓裳，成为
广场和公园舞动的扇面
铿锵着新时代鼓点
肌肉不再僵硬，步伐激动而舒缓
面容啊含笑清甜，能够看见
月光正悄悄地圆满

圆满

王芳宇

